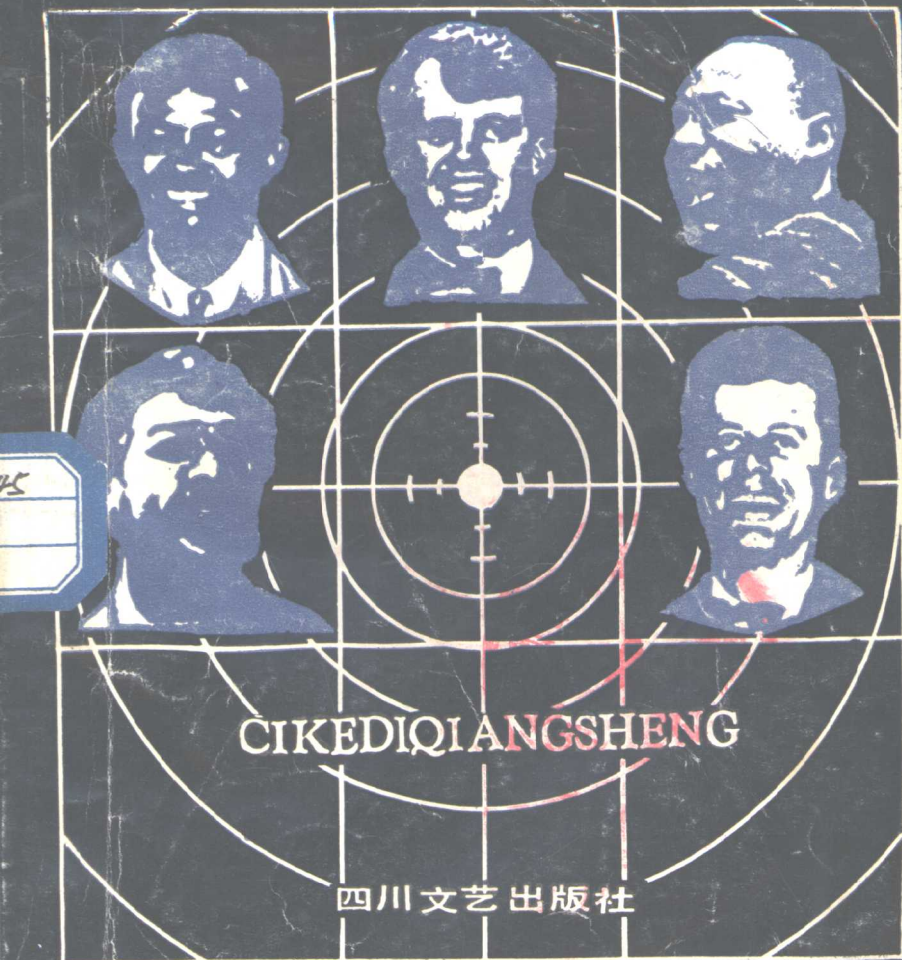


刺客的枪声

〔捷〕鲍罗维奇卡 著

杨叔予 黄肇炯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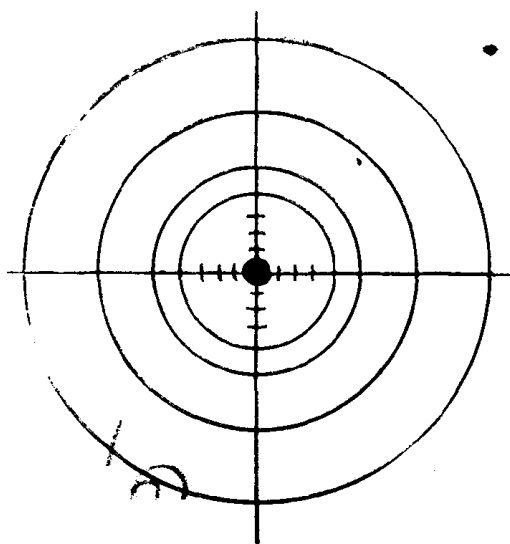
CIKEDIQIANGSHENG

四川文艺出版社

刺客的枪声

〔捷〕 鲍罗维奇卡 著

杨叔予 黄肇炯 编译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永革

封面设计：张 苏

技术设计：吴向鸣

刺客的枪声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1 字数137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500册

书号：10374.243

定价：1.10元

目 录

一、圣雄甘地之死·····	1
二、仙人岛上的谋杀案·····	17
三、加勒比暴君的末日·····	27
四、“大使”饭店的凶杀案·····	49
五、死者的证词·····	62
六、同室操戈·····	76
七、马拉松优胜者之死·····	97
八、正午·····	107
九、没有军队的将军·····	141
十、绑架数学教师·····	153
十一、黑圣徒·····	180
十二、开罗秘密行动·····	190
十三、命不由己·····	211

圣雄甘地之死

在印度，他被誉为国父和圣雄（Mahatma，直译为“大神”）。他的名字是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无疑，他是印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一九四八年一月，印度独立刚刚半年，甘地就被人暗杀身亡。全世界的公众无不惊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英国人离开印度时，弃下了一笔不值得羡慕的遗产，那就是被分裂为印度教徒统治的印度和穆斯林统治的巴基斯坦的次大陆。宗教战争的烽火在继续滋蔓。穆斯林无端屠杀印度教徒，而印度教徒反过来也毁灭了一个又一个的穆斯林村庄。城市街区的居民以邻为壑，旧帐新算。数以百万计的流民失却生活的根基，食不果腹，毫无目的、毫无指望地在全国各地颠沛流离。宗教狂热分子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横施暴虐，光天化日之下滥杀无辜。

正是在这个时候，七十八岁高龄的甘地挺身而出，宣布

绝食，以反对暴力杀戮的行为。从一月十二日起至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他除了饮过几口清水以外，粒米未进，其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五大洲的进步公众都满怀同情地关注着老人孤身反对亿万宗教狂热分子的抗议行动。在印度，要求结束同胞相煎的呼声风起云涌，势不可当。

十八日上午，在几十万人群众集会上，甘地提出了停止绝食的条件：只有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和睦相处得到保证时，他才同意喝第一杯桔子汁。

中午，两派的代表在甘地的参与下签署了停火协议，圣雄甘地饮了第一口桔子汁。当天晚上，他呼吁，德里的停火应当扩展到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巴基斯坦的部长高兴地宣布，圣雄甘地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友谊和和平的时刻已经降临，印度次大陆的安宁已经有了保证”——他这样宣告说。

这样的断言未免太乐观了。极端分子还没有放下屠刀。

圣雄甘地住在德里一个朋友的宽敞别墅里。这座巨大私邸高墙深院，绿草成茵、武装卫队保护着他的安全，他的两个孙女—玛努和阿瓦则照料他的生活。

在备受苦难的人们的心目中，他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勿宁说是一个圣哲；与其说是一个改革者，勿宁说是一个传说中的神人。他是非暴力的预言家，现代印度的活的神话。他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景仰的绝无仅有的伟人。

一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时许，甘地过去的亲密战友、

如今最激烈的反对者，印度政府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达尔·帕特尔来甘地寄居的公馆进行拜访。同往常一样，甘地在露台上迎接他，然后同他一起走进室内，在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对于许多人来说，圣雄是一个神的化身，因此他对自己的信徒承担有一定的义务。每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当太阳西斜，棕榈树的树影布满别墅前的草地时，花园里总是聚集着无数甘地的崇拜者和慕名而来的人。这是一种介乎宗教仪式和群众大会之间的聚会形式。由于印度广播电台定期对这种集会进行转播，因此圣雄甘地便利用它宣传自己的主张，印度公众对此已习以为常。

就在这一天下午，花园里等候着大约一千名印度教徒。但圣雄迟迟没有露面。他的孙女玛努朝屋内张望了一下，提醒祖父该出来赴会了。帕特尔部长把手放到胸前，深深施礼辞别。

甘地身材矮小、瘦削黝黑，他身披一件白色亚麻布罩衣，缓缓走向露台准备向自己的崇拜者讲话。孙女玛努手拿记有讲话要点的记事簿、钢笔、痰盒、眼镜匣，并且伸手搀扶着风烛残年的老人。孙女阿瓦在另一侧搀扶着他。

圣雄步履缓慢，显得十分尊严，不时停下来答谢群众的问候。聚集的人群尊敬地让开一条路，让他缓缓走过。碧绿的草地完全被印度教徒的白罩衫所复盖。白皑皑的人潮中有一个身穿一件草绿色的外衣的人在人群里推推搡搡，竭力挤近甘地身旁。他粗鲁地推开了甘地的孙女玛努，迅速地弯下身去，仿佛要按古老的习惯从圣雄的草履上拂去尘土，以表示尊敬和恭顺。有那么一瞬间，他跪在老人的脚前凝然不

动，突然，他飞快地从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甘地射击。两粒子弹击中心脏部位，一粒子弹打在腹部。

“天哪！”——甘地一声惊呼，倒在地上。

雪白的外衣上渗出了殷红的血。

这件事发生在1948年1月30日17时17分。

恐怖分子企图开枪自饮，枪口对准了太阳穴。但群众这时向他猛扑过来拳打脚踢。甘地的保镖及时制止了他们，从义愤填膺的群众手中抢出凶手，以便让法律对他作出判决。

圣雄甘地当场绝命。凶手被扭送到警察局。他名叫纳胡拉姆·戈塞，三十七岁。

拉兹·哈特是德里的名胜地，在这里焚化了甘地的遗体。外国人纷至沓来，而印度人更是穿流不息，他们象进入圣殿一样在入口处虔诚地脱下自己的鞋，就连西服革履的年青人也无一例外。靠右边，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出售着甘地的传记和译成多种文字的甘地的著作。

甘地不仅活在印度人民心中，而且也为全世界人民所崇敬。那么为什么他被暗杀了呢？

从远古时代起，宗教便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印度宣布独立后，这个国家被分割为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两部分。甘地只是局部地实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和解。而极端分子是根本反对同穆斯林合作的。政治组织“印度圣战者”和两个恐怖组织决心要继续鏖战。然而在德里，圣雄甘地的巨大威望却使他们寸步难行。因此，便策划了一场由“印度圣战者”首领、孟买百万富翁维奈亚克·萨

瓦尔卡尔领导的密谋。

萨瓦尔卡尔决心除掉这个在印度人民中享有如此声望的，碍手碍脚的哲学家。他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建立了一个由自己的亲信组成的恐怖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全然不是雇佣杀人犯和刽子手，而是有教养的婆罗门。纳胡拉姆·戈塞是极右派报纸《印度民族报》的主编，纳拉扬·阿普杰是这家报纸的经理。达汗巴尔·巴德盖在组织中承担了提供武器的任务。此人出身小贩，起初在民众集会的场合卖些纸花和其他小玩意儿，后来，他“扩大”了自己的经营品种：凡是极右派活动所需要的东西他都卖，诸如橡皮短棍、“铁拳头”和匕首，甚至倒卖枪支弹药。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军火库食堂主任、纳胡拉姆·戈塞的兄弟戈帕尔、旅店老板维什努·卡尔卡勒、巴德盖的仆人桑卡尔、吉斯塔贾，以及来自旁遮普的流亡青年马坦·拉尔·帕维。

马坦·拉尔·帕维只有二十五岁，但早已不是初涉风尘的人了。起初他帮宰因教授卖过书，后来靠沿街叫卖饅头，最后他结识了旅店老板卡尔卡勒。

当谋杀的准备工作行将就绪（巴德盖弄到了五枚手榴弹，两枚炸弹和两支装有子弹的手枪），马坦·拉尔·帕维又重新出现在宰因教授家里，夸口说自己是行动小组的成员。他大吹特吹显然是虚构的自己的英雄行为，而且每一次他都是扮演主角。一言以蔽之，马坦·拉尔·帕维告诉了教授他们正在策划着什么。

这样，孟买大学的印地语教师宰因教授早在1948年1月

10日就已经获悉，一些印度教极端分子正在策划谋杀甘地。然而他没有向上级报告。后来他声称，这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个言不符实的饶舌青年。

但马坦·拉尔这一次却是说的真话。

同年一月十七日，密谋分子戈塞和阿普杰登上一架停在孟买机场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启程前他们受到了上司萨瓦尔卡尔的最后祝福。他们冒名杰什潘迪兄弟飞到德里，投宿《玛林娜》旅馆。卡尔卡勒和马坦·拉尔乘火车来到首都，隐名埋姓住进了《沙里夫》旅馆。

黄昏时分，当甘地的府邸周围聚集起成千上万的人群时，密谋分子进行了最后的商议。他们的计划很简单：阿普杰、巴德盖和吉斯塔贾趁甘地讲话时混进人群。巴德盖的脖子上挂一部照相机冒充采访记者。他应寻机溜进邻近的房屋，从那里潜入同花园仅一槛相隔的房里埋伏下来。马坦·拉尔在花园里点燃炸药的导火线。爆炸将引起混乱，这时巴德盖利用混乱从后面对准甘地的后脑勺开枪。

印度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这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往往都因各种各样神话和迷信影响下形成起来的人的复杂心理而变得不可思议。眼下也是如此。亡命徒巴德盖已是决心舍命刺杀甘地，但他却在最后一瞬间被一个独眼人的目光镇慑住了，这个人站在门旁，正好在他准备开枪射击的地方。独眼人犀利的目光就象不可违抗的命运之神的旨意，告诫凶手必须及时收手。

巴德盖不肯开枪，其他人也被不祥的朕兆吓得无所适

从，只有一无所知的马坦·拉尔掷出了炸弹。一声轰鸣。但引起的骚乱并不严重。圣雄甘地第一个清醒过来，开始叫大家保持安静。整个印度都从收音机里倾听到了他的声音。

“穆斯林的敌人就是印度的敌人，”——他这样说道，吁请与会者保持安静，接着继续讲话。

马坦·拉尔·帕维被扭送警察局，其他密谋分子逃之夭夭。巴德盖意识到在婆罗门的计划中自己只不过是替罪羊，因此，当戈塞和阿普杰再找上门来并且要追究他的责任时，他便把他们拒之门外。

戈帕尔·戈塞和维什努·卡尔卡勒又假借他人的姓氏隐藏在旅店里，并在此之前处置了可能会暴露形迹的武器。巴德盖带着仆人去了浦那。纳胡拉姆·戈塞和阿普杰买了车票去坎普尔。他们前脚离开“玛林娜”旅馆，警察紧接即便带着被捕的马坦·拉尔·帕维找上门来。然而昨天还是密谋总部的四十号房间，这时早已人去房空了。

马坦·拉尔·帕维供认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并且供出了同谋者。有关密谋的另一个重要证明人是辛因教授。辛因从报上看到谋杀的消息，立即给内政部长帕特尔挂了电话，但后者前不久离开了孟买。教授又打电话给执政党印度国大党主席，但仍没有找到他。后来他请求谒见孟买邦首席部长克尔。他当着克尔和邦的内政部长德赛的面，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辛因教授竭力想洗刷自己，这是一目了然的。难于理解的是警方对所有这一切的反应。两个内政部长都知道了谋杀

的详情和同谋者。他们明瞭这是一场由极端分子精心策划的密谋。关于这一点，警方在讯问恐怖分子的过程中已经确信无疑了。在任何情况下，理所当然的结论必然是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保障甘地的安全。然而在孟买却不是这样。警察局长抓住了想象中的绑架甘地的说法不放，他断言，筹划这一行动的共有二十个行动小组，每个组各有二十名成员，并宣布搜捕这四百名事实上不存在的绑架嫌疑犯。在德里，甘地的住所四周加了双岗，但也就仅此而已。密谋分子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第一次行动失败后，戈塞兄弟、阿普杰和卡尔卡勒随即回到孟买。他们冒名分别在各个旅馆安顿了下来。一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恐怖分子一大早就在“希瓦兹”印刷出版公司的所有人佐希家里聚会，商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后来对案件的侦查查明，这次会议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密谋分子对计划的所有细节都作了周密的准备。

接下来的几天进行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预备工作。尽管家财万贯的老板们给了他们良好的祝愿，恐怖分子却没有钱去购买手枪。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各样的保护人并请他们拿钱购买致命武器。纳胡拉姆·戈塞和阿普杰从孟买飞往德里，但第二天又登上了去马德拉斯的特别快车。半夜里，他们在格瓦里奥尔火车站叫了一辆人力车驶往富人区。深夜一点钟左右，他们敲开了格瓦里奥尔印度教徒的首领达塔特拉贾·帕尔楚尔的家门，请求他提供武器。

要不是这里所讲述的是一场悲剧的话，下面的场景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滑稽戏。帕尔楚尔博士自己有手枪，但他却不肯拿给他们。后来他给自己的经纪人打了电话。在印度市场上，只要肯出钱，什么都能买得到。因此，过了一会儿，一个年青人登门漫天要价。阿普杰查看了手枪，然后试了试。但手枪却打不响。整整一个夜晚和一个清晨，经纪人都在同黑市武器商周旋，而那些人又把这件事辗转相告。几乎尽人皆知，在帕尔楚尔博士家里坐着两位不惜任何代价要购买一支好枪的客人。

翌日上午，有人弄来了一支几乎全新的“别列格”手枪，要价五百卢比。阿普杰试过枪，的确是一支上好的自动武器，但他们只付了三百卢比。

然后密谋分子再返德里，重新冒名寄居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

在此期间，圣雄甘地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他拒绝了人们对他在紧急关头表现的冷静态度的颂扬，不同意警方对在场参加傍晚集会的信徒进行搜身。甘地还公开宽恕了马坦·拉尔·帕维。他向记者声明说，他决不是一个坏人，是别人把他推上了犯罪之路的。

圣雄甘地并非是一个对世界的一切持天真态度的轻信的老人。他当然知道，携带炸弹年青人只不过是一场深谋远虑的密谋中的一个工具，他也完全知道密谋分子决不会就此罢休。警方对此也十分清楚。马坦·拉尔·帕维在自己的供词中就提醒警方注意：杀人凶手还会回来的。尽管如此，警

察局长却没有采取保障甘地安全的有效措施。而圣雄甘地则对自己的命运完全采取了印度教徒最典型的宿命观点：凡是命中注定的，便在劫难逃。

这场谋杀的主谋，孟买富豪萨瓦尔卡尔运筹帷幄，决定着不称心的政治家生杀予夺的大权。起初他曾打算谋杀政府总理尼赫鲁，后来他又制定了搞掉前孟加拉总理、穆斯林联盟高级官员苏拉瓦底的计划。最后他终于选中了甘地老人，这是因为圣雄是印度的神话人物，他的死必将引起举国上下最强烈的愤怒。

甘地等待着死亡。在殉难的这一天，他告诉自己的孙女玛努：“假若我因病死去，你应当宣布我是一个不值得称颂的假圣雄；而如果我被炸弹炸死，或者有谁向我开枪，子弹击穿胸口而我能够没有一声呻吟地死去，那时你可以宣布我是一个真正的圣雄。”

恐怖分子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是给自己伪造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假证明材料。阿普杰的情妇受命在谋杀发生后立即以阿普杰的名义往德里的“印度圣战者”党书记发一份电报，说他将立即从孟买启程去德里组织营救戈塞的事宜。这样的一份电报将能够证明阿普杰在谋杀事件发生时是远离现场的。戈塞也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假证明。

在谋杀事件发生前的最后关头，更确切地说，是在十三时三十分，发生了一件未曾料到的麻烦事。藏身在火车站附近旅馆的恐怖分子忘记了这家旅馆的客房只出租一昼夜。因此他们被要求立即腾出房间。

别无他法可想，他们只得收拾起东西走上大街。警方知道他们的姓名，甚至还有卡尔卡勒的照片。但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警察留意他们。就这样，密谋分子等到了预定的时刻。黄昏之前，他们混进了在花园等候甘地的人群中。

恐怖分子这一天十分走运。在行动的最后阶段，一个偶然事件也帮了他们的忙。圣雄甘地正在同帕特尔部长谈话，这样一来，他耽误了在集会上讲话的时间。孙女玛努催促祖父要快一点。甘地迅速地、出乎贴身保卫人员的意料突然站起身来，快步向花园走去。在通常情况下，走在老人前面的是贴身保镖古尔巴汗·辛格。然而这一次则不然，甘地已经出现在台阶上，并且向露台走去。古尔巴汗·辛格没能赶上他。另一个贴身保镖阿尔马纳赫虽然走在甘地身后两三步的地方，却没有能够阻止住恐怖分子的犯罪活动。阿尔马纳赫只是在凶手已经开枪之后才向他扑去，解除了他的武装，避免他自杀身亡。

非暴力者死于暴力之手。数以千计的群众被眼前的事件惊呆了，以至甘地的遗体有差不多十分钟仍然躺在露台上。最后，保卫人员清醒过来把他抬进屋内。军医正式确认了死亡。凶手被扭送到警察局。

谋杀事件发生后仅仅二十五分钟，伦敦的BBC电台就播放了甘地被害的现场报道。原来BBC的记者罗伯特·斯普文森当时也在行宫的花园里。甘地遇害的消息顷刻间传遍了全世界。

印度发生了骚乱。谁也不知道凶手属于哪一个政党。但

是却有人传出谣言说，他是穆斯林联盟的成员。时刻跃跃欲试的印度教徒立即起来对抗穆斯林教徒。孟买很快爆发了暴力行动，抢劫、纵火和凶杀事件层出不穷。警方不得不出面干预。

接着，传出了凶手属于“印度圣战者”组织的消息。当纳胡拉姆·戈塞的出生地散格利得知了谁是杀害这位和平预言家的凶手时，戈塞的全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里发生的纵火事件中，烧毁了五十栋民房。在其他城市里，“印度圣战者”的公务人员被迫停止了活动。愤怒的群众焚烧了他们的住宅。

警方查明了纳胡拉姆·戈塞主编来自浦那，在那里他还担任了“印度圣战者”地方党组织的书记。正是在这座与海德拉巴土邦接壤的大省会城市里，恐怖分子策划了这次谋杀案。

浦那位于西印度的浅丘地带，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在这里，印度的利益同海德拉巴土邦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当地居民处于腹背受夹击的景况之中。印度宣布独立之后，海德拉巴土邦仍然是印度最富有的封建土邦王的独立领地。在那些年代里，土邦问题曾经是印度政治和经济关系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除了一千六百万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外，这里平空增添了几十万无家可归、生活无着落和对前途绝望的流亡者，他们除了对穆斯林的满腔仇恨以外一无所有、因为是这些穆斯林迫使他们从巴基斯坦逃亡出来的。正是在这只燃烧着宗教

仇恨和复仇烈焰的巨釜里，产生了要杀死力图把两个敌对势力调和起来的人的念头。

杀害圣雄甘地只是印度狂热分子策划的第一个行动。然而，其他的政治谋杀计划他们已经无法再实现了。警察当局突然从梦中惊醒过来了。

就在第二天，在浦那逮捕了巴德盖。大富翁萨瓦尔卡尔在孟买的公馆遭到了搜查。开始了对“印度圣战者”领导人的镇压活动，该组织的武装部队被勒令解散，成千成员锒铛入狱。

甘地遇难后两天，十多万人在德里为自己的圣雄送葬。送葬的行列长达八公里，一路上有士兵保护，路口地带还停放着装甲车。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着印度国旗。他躺在一辆汽车上，由两百名步兵执绋前进。这位终生不渝的和平主义者、反战和非暴力的鼓吹者在四千名步兵、一千名空军战士、一千名水兵和一千名警察的护卫下缓缓驶向拉兹·哈特的一堆篝火前。在德里的街道上，整个殡仪行列行进了五个小时。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圣雄的儿子拉姆达斯点燃了他父亲身体下面的檀香木篝火。

对凶手和其他密谋分子的审判是在德里的红堡进行的。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所有介入了这次谋杀事件的人都被送上了被告席，其中包括不久前还声名显赫的维奈亚克·萨瓦尔卡尔。甘地的儿子拉姆达斯知道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其他的密谋参加者则心存侥幸。他们或寄希望于律师的能言善辩，或盼望